



漫天晚霞燦爛的道別——

讀李潼遺作《魚藤號列車長》

文字工作者 ◎ 楊青



魚藤號列車長
李潼著 / 民生報事業處
9410 / 230元
ISBN9868140641 / 平裝

山風拂面、晚霞燦爛，荒廢的景山溪鐵路隧道口，七節修復後的板車，沿著掛滿兩萬多顆東芝電燈泡的軌道緩緩而行，光彩奪目。列車長范翔領著山村裏的朋友一一出場，坐上名為「魚藤號列車」的板車在鯉魚村的黃昏天光下放聲高歌，娓娓訴說他們的故事，也懷念逝去的朋友柳景元。

鯉魚村，這個位於苗栗三義鯉魚潭附近的客家山村，是少年阿祥祐（范翔）的出生地。那年他16歲，與寄居在山村小教堂裏的少年柳景元成了好朋友。他們一起冒險、一起闖禍、一起上學、一起編織未來的夢。

故事的敘述者「我」——阿祥祐，個性內斂保守是標準的客家在地少年；故事的另一主角柳景元，卻是來自臺北，住過上海、東苑身世不凡的河洛少年，個性開朗活潑、

成熟有智慧。這麼不一樣的兩人，卻都一樣的見義勇為、熱心好奇。也因為屬於年少的相似，讓他們相識、相知，在彼此扶持的兩年中，一起闖蕩鯉魚村上下，認識了許多不同個性、不同風格的人物。這些人來鯉魚村或避難、或修身、或養病……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。作者李潼藉著兩位少年的穿針引線，把他們的故事交織成少年小說《魚藤號列車長》的經緯。

客家庄鯉魚村的另一特色是——臺灣所有族群雜居之地，卻能以愛相融合。誠如作者敘述「我們鯉魚村是客家人、河洛人和平埔族巴則海人共居的村落，交談語言多半是河洛話和普通漢語，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，以巴則海人為主，他們團結又熱心，假如沒有他們和牧師娘支持，魚藤號列車能不能從廢棄的景山隧道支線挖掘出來，鬍子馬各、夢幻女蒼姊和撒克斯風阿茲會不會和我們相遇，這都說不準。」（頁18）

「老馬是我們山村五十年來唯一的外省人，他的雜貨店一開半世紀。你就知道我們這個由河洛人、客家人、平埔族巴則海人共居的村落，對他多麼接納。老馬多麼努力聽與說這三種語言，我們多麼努力分辨他敲大鑼、打大鼓似的山東國語。你就知道他在我們山村的人緣，若不礙於他識字不多，選個

村長的問題應不大。」(頁110)

另外，故事裡的夢幻俠蒼姊是臺日混血兒、薩克斯風阿茲是中泰混血兒。蒼姊是徐牧師的大學同學，擁有雙博士學位，來鯉魚村調養躁鬱病症，在教堂裡教主日學；徐牧師卻又是14歲少女阿茲大媽的弟弟，大媽的婚姻因為美艷的泰國小姐（阿茲的生母）介入而破裂；至於柳景元的阿姨，就是牧師娘。這些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，背後的恩怨情仇，特殊的出生背景與複雜的族群問題，作者以一個「愛」字包容含括，全篇只見和諧溫馨，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劍拔弩張。這是李潼處理少年小說慣用的筆法特色，卻也正是近年來臺灣文學作品中少見的大胸襟與大格局。

四年級、五年級的讀者兒時想必讀過《湯姆歷險記》與《夏克歷險記》，這兩位美國鄉村少年的品格性情與柳景元、阿祥祐頗有相似之處，《魚藤號列車長》的許多場景，同樣帶著點捉狹與冒險的味道。比如第三章〈陰陽界鞦韆架〉，敘述阿祥祐家遇到金光黨的故事。范翔的阿叔在鯉魚長谷客家庄以精明稱第一，精心策劃打算把金光黨繩之以法，想不到被膽怯的農會小姐破了功，讓金光黨逃之夭夭。阿叔害怕金光黨挾怨報復，竟然決定連夜搬家逃離鯉魚村避難七十七四十九天，「阿叔整理搬家物件，還氣得摔東摔西，揚言要讓那小姐調離鯉魚口農會，…臨場訓練半年再回來。……金光黨三人組哪有嚇跑？他們開車回頭，直接來到我們上山下老夥房的禾埕，討回那一麻袋的七十八枚金元寶。」(頁48)

這樣的詼諧搞笑在第六章〈景山鐵橋的山賊鍋野宴〉中，同樣可以見到「老馬有多

老，我小時候看他就是這麼老，老定了型，就像他的山東國語、山東河洛話、山東客家話（海豐腔）、山東巴則海話……野一饅頭，就是熱——饅頭！你怕了吧！……柳景元和我到老馬雜貨店找他特製三色野饅頭，他問得特清楚，興致特高，尤其聽說要對拼日本山賊鍋，他的宿仇舊恨全化成昂揚鬥志；再聽說陪客包括日本空運來臺的哈士奇唐璜和波斯米莉，他說：『咱不能輸！』(頁110、111)

第八章〈生命在相思林內轉彎〉，柳景元出車禍，被天堂烏葬儀社的靈車放在全新黃木棺材上載走，送醫救治。找不到他的阿祥祐竟以為棺木上是別人的遺體，情節更為爆笑。

不過與《湯姆歷險記》不同的是，李潼筆下縱有幽默詼諧，也仍然帶著淡淡的哀愁。就在金光黨事件阿祥祐連夜搬家時，柳景元因為急性血癌去世了。

曾經抱怨柳景元不夠意思，好朋友搬家也不幫忙的阿祥祐不斷懊悔「我真的不知，柳景元在五月節早上被救護車載去臺中檢驗。……在柳景元最需要朋友安慰和作伴時候，我理也沒理他一下。聽牧師娘說，他在病床時常問起我，卻毫無消息。真正薄情寡義的人是誰？」(頁52)

陰錯陽差的生離與死別，讓兩個少年無緣再見最後一面。阿祥祐心中的隱痛與悔恨，在全篇中不斷的湧現「我應該也讓柳景元知道，臺北工專的入學通知書寄到了，我考取全鯉魚村無人知曉的曠野系……」(頁16)

「魚藤號列車的名字是我取的，愛幫這個那個取名號的柳景元，不知會有啥意見……



…」(頁19)

「甜孜孜的牛汶水沒食到，先被熱滾滾的糍粑燙成重傷？這不是很好笑嗎？……或許景元會笑……」(頁24)阿祥祐生活中喜怒哀樂的情緒，都能牽動出他對柳景元的思念。這種淡淡的哀思之情成為貫穿全書的主軸之一。

其實李潼在寫《魚藤號列車長》時，正受癌症病痛折磨，書中主角柳景元有許多他的影子。李潼病中仍樂觀寫作，就像柳景元在作化療時「苦中作樂，含淚微笑」。可能也因為知道自己來日不多，作者在字裡行間對他所不捨的人世流露出更多更濃的關愛，化作文字，即成了他對書中角色躁鬱症患者蒼姊、失憶症患者阿茲、流浪漢馬各等人的關懷。這些人背負著生命的傷口來到鯉魚村，村民接納他們，教堂接待他們，讓他們有機會在生命的破口中重新站立起來。這正是李潼書寫「臺灣兒女」系列，剖析社會問題與關懷邊緣人時特有的筆法。

以文字及結構而論《魚藤號列車長》不如李潼其它作品洗練精準。東海大學副教授

許建崑形容此書「選取了多組的家庭故事，以平行、交叉或糾結的方式呈現，是後現代作品中拼貼、錯置與去中心化的表現」。但是綜觀全書總覺得結構不夠完整，表現手法不太清楚。

這是因為李潼尚未寫完全書即因癌症復發去世，放在書桌上的遺稿只到第十二章。阿祥祐與少女阿茲之間應該還有許多故事；柳景元與阿祥祐的友情也還有發展空間；尤其是范家失蹤的弟弟阿信祐，這個本書敘述者不斷提到的人物還沒有出場，更令人遺憾。

然而李潼揮灑生命餘燼所完成的《魚藤號列車長》，仍有如燦爛的晚霞，全篇有愛、有夢、有艱難生命的掙扎、永恆價值的探討，章章讀來都有生命存在的見證，令人熱淚盈眶，忘了這是一本未完成的遺作。

秋天，在三義的龍騰斷橋，書中所謂的景山隧道口，魚藤號列車緩緩停下，懷念柳景元的列車長阿祥祐，抬頭仰望漫天燦爛的晚霞，他是否看到了李潼最後的道別。

